

祈使語氣助詞「者」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

王錦慧*

摘 要

本文認為祈使語氣助詞「者」來自決定語氣「者」，肇端於說話者行使指令行為時，心中已有所認定，祈使聽話者做某事或不做某事。這種認定與決定語氣息息相關，整個語法化過程，由出現於判斷句末「者」表論斷的決定語氣，擴及敘述句中表申明、昭告的決定語氣，進而產生祈使語氣。

比較表祈使語氣的「者」與「著」、「咱」所傳達的語氣強度，由重到輕依序是：「著」>「者」>「咱」。元代「者」比「著」使用頻繁，取決於以「者」對譯蒙古語動詞祈使式附加成分；明代時蒙式漢語不流行，「著」隨之比「者」常見。二者的消長是受到政治因素影響。

關鍵詞：者、著、咱、祈使語氣、決定語氣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The Formation of the Imperative Modal Particle *Zhě* (者)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ang Jin-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imperative modal particle *zhě* (者) came from the decisive modal particle *zhě*. In the beginning, whenever the speaker executes a commanding action, there would be some acknowledgment in his mind, in which the hearer should (or should not) do something, and this acknowledgment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decisive moo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should be like this: originally, the decisive modal particle *zhě* occurs at the end of copular sentences, then the particle extends itself to the end of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s, which declares or announces something, and hereafter appears the imperative modal particle *zhě*.

Comparing *zhě* with *zhe* (著) and *zá* (咱), the modality intensity can be ordered, from heavy to light, as *zhe* > *zhě* > *zá*. In Yuan dynasty, *zhě* was more frequently used than *zhe*, and this is because the appended element in Mongolian imperative verbal construction was often translated with *zhě*. The Mongolian-style Chinese was out of fashion in Míng dynasty, so *zhe* became more frequently seen than *zhě*.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se two particles were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factors.

Keywords: *Zhě* (者), *Zhe* (著), *Zá* (咱), Imperative mood, Decisive mood

祈使語氣助詞「者」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

王錦慧

一、前言

句末「者」字在唐代可作為祈使語氣助詞，並表達多種祈使語氣。一般探討「者」作為祈使語氣助詞，會與另一祈使語氣助詞「著」相提而論。有關祈使語氣助詞「者」與「著」之間的關係，大抵有兩種說法：一是「者」是「著」另一形式的表現，如呂叔湘（1941／1990）言及「者」是「著」脫落-k而產生，並提出「是著、者、咱之為同一語助詞之異式，已無疑義」的看法。另一是「者」與「著」表祈使語氣的功能各有來源，如孫錫信（1999）指出唐五代時期「者」除表祈使語氣，尚有假設、昭告或提示、句中停頓、加強肯定語氣四種用法，這些「著」都不具備。而且，同表命令、祈求義的「著」與「者」也小有分別，如「者」常搭配使令義動詞，「著」一般不出現這類字眼，採直接訓示。因此，二者表祈使義語用上的差異源於他們有不同的來源。本文贊成第二種說法，主要理由是「者」與「著」表祈使的用法始於唐五代，最初二者表祈使，如孫錫信（1999）所言存在些微差別。而且出現文類也有別，官方文書一般用「者」字，傳寫話語以「著」字為主。祈使語氣助詞「者」是如何形成的？龔千炎（1963）認為與近指代詞「者」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係，而且隱含複指意義。近指代詞「者」與祈使語氣助詞「者」都出現於唐代，而且二者出現位置不同，前者以定語為主，後者置於句末。據此，難以看出二者之間存在演變關係。孫錫信（1999）、任曉彤（2012）大抵認為是有指代作用的「者」不斷虛化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著』類與『罷』類句末助詞歷時比較探究」（MOST 105-2410-H-003-114-MY2）部分研究成果。初稿宣讀於「紀念黃侃先生誕辰 13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武漢大學，2016.10.21-23），承蒙多位與會學者賜教，謹申謝忱。筆者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作為修正參考。

的結果，至於虛化的過程並未多加闡釋。本文推測表決定語氣的「者」可進一步發展出表祈使語氣的「者」，相關討論見第二節。有關祈使語氣助詞「者」的用法及其歷史演變情形，擬以「者」與「著」、「咱」相互比較的方式進行。主要理由是討論祈使語氣助詞「者」的形成，離不開與「著」的關係，有必要釐清二者用法之異同。而「咱」是後起俗寫字，與「者」讀音接近，差異在於聲母舌面舌尖之分與主要元音舌位高低不同，可視為「者」演變的產物。祈使語氣助詞「者」的用法以及與「著」、「咱」差異，將從出現文體、搭配動詞類型、祈使語氣輕重等面向著手，此為第三節重點。第四節鎖定祈使語氣助詞「者」、「著」、「咱」歷史消長情形，第五節是結論。

二、祈使語氣助詞「者」的形成

上古漢語中，和關係句中的主語有指代關係的「者」，有的歸入代詞，稱之為「接讀代字」（《馬氏文通》）、「被飾代詞」（王力，1958／1980）；有的歸入助詞，稱之為「代詞性助詞」（周法高，1959）、「結構助詞」（楊伯峻、何樂士，1992）。

和關係句中的主語無指代關係的「者」，大多歸為助詞，周法高（1959）稱其功能為「助頓」。「者」字有所指稱，稱呼代詞或助詞不挺重要，為方便討論，本文稱前者為代詞（例(1)），稱後者為提頓的助詞（例(2)）。¹這兩種用法有時並不易作明

¹ 「者」作為助詞，在上古漢語中，根據楊伯峻（1981），除了提頓作用，另有作「之」用而義同現代漢語「的」（例(1)）、在時間詞之下作助詞（例(2)）、表疑問或反問的語氣（例(3)）、表擬度或飾設或商榷（例(4)）、在複合句上分句表假設語氣（例(5)）。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2008）對於上古「者」字功能，大抵不離楊伯峻（1981），值得注意的是言及「者」可用於句尾表示決定（例(6)）。

(1) 蝓蝓者蝓。（《詩經·幽風·東山》）

(2) 昔者子貢問於問於孔子曰。（《孟子·公孫丑上》）

(3)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老子·道經·二十三章》）

(4)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左傳·定八》）

(5) 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史記·楚世家》）

(6)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漢書·江充傳》）

顯的區分（例(3)），有時可視為兼有兩種作用（例(4)），呈顯二者之間存在難分難捨的糾葛。²

- (1)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
- (2)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禮記·中庸》）
- (3) 有顏回者，好學。（《論語·雍也》）
- (4)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

目前一般的認知是表提頓的助詞「者」是由代詞「者」語法化而來。有關代詞到助詞的演變，朱德熙（1983）將代詞「者」稱為「轉指」，有提頓作用的助詞「者」稱為「自指」，二者功能都是名詞化形式的標記；並試圖把自指和轉指的「者」統一起來，推測自指的「者」有可能只是轉指的一種特例。朱德熙並不否認「者」可作為語氣助詞，出現的語言環境是假設句後頭的「者」，認為這跟自指的「者」確實有聯繫。朱德熙雖未明言轉指與自指之間的關係，但從自指有可能是轉指的一種特例的說法推測，自指應是從轉指發展而來。根據朱德熙（1983），本文認為從指代性的強弱來看，應是「VP 者轉」>「VP 者自」>「NP 者自」>「VP 者助」。³相關例子依次如下：

- (5) 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上》）
- (6)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孟子·告子下》）
- (7) 此二人者，實弑寡君。（《左傳·隱4》）
- (8) 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尾。（《管子·大匡》）

當「者」前是 VP 時，一般「者」的指代性強，其功能在使 VP 具名詞性，「者」是轉指用法。如果「者」前是 NP，由於 NP 本身就是名詞特點，不須透過「者」的指代作用，此時「者」就是提頓作用的自指。有的「者」前 VP 中的主語不缺位，如例(6)「金重於羽」的「金」，「者」的指代性相對削弱，成為自指用法。但與「NP

對於「者」字的這些用法，例(4)、例(6)與祈使語氣助詞的產生有所關聯，將在下文進行討論。

² 本文所引用之例除錄自他文會註明外，其餘歷代典籍語料，主要透過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與「百家諸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檢索而得。

³ 此處「VP 者助」的「者助」，是指在假設句中作為語氣助詞的「者」。

者自」結構中的「者」相較，指代性相對強些。假使「者」是語氣助詞，當是不具指代性。姑且不論和關係句中的主語無指代關係的「者」是否誠如朱德熙所言是名詞化形式的標記，不具提頓作用。出現於判斷句裡主語後無指代關係的「者」，可與句末的「也」字相配，形成「……者，……也」句式⁴，例如：

(9) 驪姬者，國色也。(《公羊傳·僖 10》)

(10)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11) 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戰國策·秦策二》)

這種判斷句末的「也」作為助詞，一般認為表論斷語氣。⁵無指代關係的「者」也能置於句末，與「也」連用，形成「……（者），……者也」句式⁶，例如：

(12)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孟子·離婁下》)

(13)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14) 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史記·項羽本紀》)

由於「者也」連用，置於全句之末，「者」字的提頓作用不如擺在主語後明顯，有弱化趨勢。而且受到「也」字論斷語氣影響，誘使「者」字慢慢沾染上論斷語氣。這時，有的「者也」可視為同義並列的複合語氣助詞。例如：

⁴ 有些「……者，……也」判斷句形式的「者」是代詞，有指代功能。例如：

(1)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

(2)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史記·項羽本紀》)

此處討論著重「……者，……也」形式的「者」是助詞的提頓用法。

⁵ 有關句末「也」的語法功能，《馬氏文通》卷 9：「『也』字助句，大抵助論斷之辭氣耳。」呂叔湘（1956／1985）視為一種確認的語氣，郭錫良（1988）當作論斷語氣，劉承慧（2008）認為語氣上是注記言說者的指認。諸家所言，大抵不離論斷範疇。而此種用法，根據呂叔湘（1956／1985），最常見的是判斷句。當然，也可出現於非判斷句之末。例如：

(1)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

(2)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孟子·離婁上》)

⁶ 《馬氏文通》卷 9：「『者』字之後，凡助字皆可助也，如『者也』、『者矣』、『者耳』、『者乎』、『者哉』、『者邪』之類。然『者』字之可列為助字者，以其可殿乎句讀而不為他字所殿。『者』字先乎諸助字者，如『者也』、『者矣』等語，皆為接讀代字，而不能以助字目之。」（見《馬氏文通校注》，頁 485）據此，《馬氏文通》認為如果「者也」連用，「者」是代詞用法。實際上並非全然如此，也有提頓作用的，見例(12-14)。

- (15)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周易·乾》)
- (16)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周易·繫辭上》)
- (17)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禮記·郊特牲》)
- (18)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公羊傳·莊 6》)
- (19) 勝，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穀梁傳·莊 19》)
- (20) a.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墨子·非命上》)
b.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墨子·非命中》)
- (21) a.潦水不泄，瀆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瀦而無源者。(《淮南子·覽冥訓》)
b.淮南子曰：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瀦而無源者也。(李善注：《文選·卷 12》)

例(15-19)觀其行文結構，大抵採用相同的句式。其中，或以「者也」置於句末，或直接以「也」擺句末。顯現「者也」與「也」在此可視為相同的功能詞，表示論斷語氣。例(20)a 與 b 述及相同內容，一用「者也」，另一作「也」，「者也」實可等同「也」。例(21)a 句末「者」，李善《文選》注引用時作「者也」(例(21)b)，此時「者也」與「者」用法相當。⁷

在語義沾染的影響下，「者」字也能單獨出現在判斷句末，表論斷語氣。例如：

- (22)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孟子·告子上》)

比較「聖人，與我同類者」與「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分以聖人、犬馬與我相較，前後對照，可知「者」與「也」功能相同。論斷語氣的作用，根據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2008：852）：「或幫助判斷、或肯定因果、或確認事實。」此作用實隱含決定語氣，所以《詞詮》將擺在判斷句末「也」的功能稱為「表決定，句意於此結束。」

⁷ 例(21)a「受瀦而無源者」的「者」，《諸子平議》卷 30：「『者』當作『也』。」裴學海（1932/1989：756-757）：「案『者』可訓『也』，不必改字。」《諸子平議》會認為「者」當改為「也」，是因這種句末表論斷語氣的用法，在古代典籍中以「也」為主。實際上有的句末「者」也具此種功能，所以裴學海才會言及「不必改字」。今從裴說。

可將判斷句中的句末「者」逕稱為決定語氣，例(22)句末「者」即是表確認事實的論斷，語帶決定。⁸決定語氣最先應是發生在判斷句中，進一步發展，可出現於敘述句，蘊含申明、昭告作用（例(23-25)）。也可出現於反問句，藉由決定語氣表示心中已有所認定（例(26-28)）。

- (23)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孟子·滕文公下》）
- (24)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公羊傳·莊4》）
- (25) 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韓非子·十過》）
- (26)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論語·先進》）
- (27) 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新序·雜事》）
- (28) 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史記·晉世家》）

表決定語氣的「者」也可與「也」互文，例如：

- (29)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
- (30) 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史記·鄭世家》）

例(29)相同句式，「也」字二見，「者」字一見，「者」與「也」同義，皇侃本作「惡利口之覆邦家也」；例(30)先用「者」，後用「也」，「者」、「也」屬相同功能詞。有時出現相同典籍不同版本，或用「也」或用「者」的情形。例如⁹：

- (31) a.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風俗通義·六國》）元樂大德本
- b.吾所以久者，適有學者。（《風俗通義·六國》）程榮刻本

⁸ 出現於判斷句末的語氣助詞「也」一般稱其功能為「論斷語氣」，同樣地，「者」如與「也」的功能相同，可以「論斷語氣」稱之。但是此種判斷句末的「者」可擴及敘述句、反問句，此時再採「論斷語氣」的說法，恐失周全。廣義言之，論斷是作判斷，也是一種決定，將此種句末「者」統稱為「決定語氣」，應更為允當。

⁹ 例(31)，王利器校注言「程本、鄭本作『者』，未可據，《史記》、《論衡》俱作『也』。」

例(29-31)，「者」等同於「也」，顯現上古時期句末語氣助詞出現功能重疊現象。

表示申明、昭告的決定語氣，句中如搭配使役動詞，伴隨命令意味。搭配表敬動詞，附帶請求口吻。例如：

(32) 大使入京之後，聞奏得敕牒後，方令向台州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

(33) 云：「僧尼本是國家百姓，若令還俗，各自營生，於國有利，請不用追入。請仰本司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充入色役者。」皇帝點頭。(《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

例(32)指大使得到敕牒後，才可以發布命令，讓他們前往台州。藉由使役動詞「令」可判定是命令句，此乃昭告中傳達命令語氣，句末「者」兼含昭告與命令兩種語氣。

例(33)是上奏時所言之語，其中「請仰本司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充入色役者」，是告訴皇帝可以請仰本司做的事。透過表敬動詞「請」，可判定是請求句，此乃昭告中蘊含請求語氣，句末「者」兼含昭告與請求兩種語氣。¹⁰此2例可視為表申明、昭告的決定語氣到祈使語氣的過渡用法，如果祈使句中不含申明、昭告，句末「者」就是祈使語氣助詞。例如：

(34)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全唐文》卷550)

(35) 中云：「續到拜辭，請暫時待者。」緣縣家已差人貪祥，不及相待，便發。(《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

例(34)出現副詞「宜」表建議，根據上下文義，句末「者」只傳達建議語氣，申明、昭告口吻已不復見。例(35)言談重點在祈請暫時等待，並未有申明、昭告的意思。

表示祈使的語氣有禁止、命令、請求、勸誡、建議、商量、期勉、囑咐等，其中禁

¹⁰ 例(32-33)「者」的功能，孫錫信（1999）當作「表示昭告或提示」，實際上此二例都是祈使句，句末「者」受到祈使語境影響，也帶祈使語氣。呂叔湘（1941 / 1990：71）：「『者』字之此種用法（按指祈使語氣助詞）起於何時，尚待詳考。《史記·商君傳》，秦惠王車裂商鞅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語氣近似，而先秦書傳中殊不多遵，為容遽為論斷。」呂叔湘對於《史記》中「莫如商鞅反者」的「者」，是否為祈使語氣，採保留態度。觀其文義，此是秦惠王要對商鞅車裂示眾，發號施令時所說的話，昭告意味相當明顯。句中的祈使語氣是透過「莫」，句末「者」或可當作昭告中傳達命令語氣，還不純然是個祈使語氣助詞。

止、命令的祈使義最重，請求、勸誡相對輕些，建議、商量、期勉、囑咐的祈使義又依次減弱。在語法化的過程中，表申明、昭告的決定語氣本身有輕重之別，此連帶影響到祈使語氣的輕重。例如：

(36) a.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論語·憲問》）

b.不許且發，待報符可定進止，其間令僧住寺裏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

(37) a.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國語·鄭語》）

b.但其留學僧一人，許向台州。五年之內，宜終給食糧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

例(36)a，「公」與「君」所指相同，都是魯哀公。比較「告夫三子」與「告夫三子者」，後者是孔子重述哀公所說的話，重述時加上「者」，實是加以申明哀公的意思是要孔子向季孫、仲孫、孟孫三人報告此事。¹¹由於哀公是上位者，對孔子所說的話難免語帶發號施令，表申明的決定語氣較重，此可以發展出命令語氣，如例(36)b。例(37)a，楊伯峻（1981）將「者」歸在句末、表商榷，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2008）既當作語末助詞、表商榷，又當作語氣詞、用於句尾表示決定。此例出現「必」，語帶決定；而「殆」是「大概、幾乎」的意思，表推測、設想語氣，整個句意決定中帶推測口吻，在此語境的「者」可發展出表建議、商量語氣，例(37)b是表建議的祈使句。

由上所述，句末表決定語氣的「者」由論斷到申明、昭告，進一步發展出表祈使的語氣。其中，表論斷與申明、昭告的決定語氣，先秦時已出現。從西漢至唐，可看到申明、昭告中傳達祈使語氣的過渡用法。真正純表祈使語氣，是在唐代產生的。為何會產生如此的語法化過程？主要理由是祈使語境中說話者傳達指令行為時，心中勢必也早已存在某種主觀情感的認定，此與決定語氣存在相通處。

¹¹ 例(36)a，朱聲琦（1983：39）認為「者」的功用是「用於陳述句句末，幫助表示肯定語氣」，事實上，這種肯定語氣，根據文義是確認、斷定「告夫三子」此一動作事件，相當本文的「決定」語氣。

三、祈使語氣助詞「者」的用法

（一）帶祈使語氣助詞「者」的祈使句類型

從表義、語用的功能對祈使句分類，諸家看法未必一致。王力（1944 / 1987：355）：「凡表示命令、勸告、請求、告誡者，叫做祈使語氣。」劉景農（1959 / 1994：343）認為祈使句以支配行動為主，將祈使句分成命令句與禁止句。袁毓林（1993）把祈使句分為六類：命令句和禁止句、建議句和勸阻句、請求句和乞免句。方霽（1999）、（2000）將祈使句分為四類：命令句、要求句、商量句、請求句。范曉、張豫峰（2003）把祈使句分為十二類：命令、請求、禁止、勸說、催促、商議、許可、祝願、號召、提醒、警告、戲謔。房玉清（1992 / 2008：434-436）將祈使語氣分成請求、提議、催促、勸止四種。另有針對專書研究所做的分類：張美蘭（2003）將《祖堂集》中的祈使句類型分成表示命令、禁止、請求、勸誡、希望、商量嘗試六種；王進（2008）從語用功能，將《全元曲》的祈使句分成命令句、禁止句、要求句、勸阻句、請求句、建議句、乞免句、囑咐句八種，語力作用依次遞減，最強的是命令、禁止，最弱的是囑咐。據此可知，諸家分類可小至二類，也可多至十二類。分類中有重出者，也有不同者。除了劉景農（1959 / 1994），表命令、請求，大體可見於各家分類中。勸告、告誡、勸說、勸阻、勸誡、勸止，所指應相同，只是採用不同的措辭，本文以勸誡稱之。建議與提議、商量與商議、囑咐與提醒亦是所指相同，本文以建議、商量、囑咐稱之。禁止語氣比勸誡重、命令語氣比要求重，有的二者皆有，有的只取其一。禁止與勸誡常涉及說話者與聽話者身分高低，有必要分成兩類。為能細分語氣間的輕重關係，命令與要求都應列出。其他如希望、乞免、催促、許可、祝願、號召、警告等，都是隨著交際中語用的需求而做的分類。本文觀察帶祈使語氣助詞「者」的祈使句，從表義、語用的角度，分成命令、禁止、要求、請求、勸誡、建議、催促、希望、許可、商量、囑咐、自我敦促。其中，自我敦促是說話者對自己而發的祈使，包括勸勉、提醒、願望；其他都是說話者對他人的某種祈使。這些用法除了勸誡、商量、自我敦促三種語氣，其他唐代都已出現，

呈顯祈使語氣助詞「者」在唐代已發展成熟，可表達多種祈使語氣。勸誡與商量不見於唐代，肇端於唐代祈使語氣助詞「者」主要出現於官方文書，多用在上位者對下位者的祈使，而勸誡與商量常是下對上的祈使，不宜使用在官方文書中。既然是官方文書，也不太會出現在自我祈使的語境。

1、命令

- (38) 帖於楚州雇船，便以三月令渡海者，未詳其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
- (39) 咄，柳翠，燒了衣服者。（《全元曲·月明和尚度柳翠·3》）

2、禁止

- (40) 各具名分析申，不得遲違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
- (41) 孩兒也，這錢則不那窮的每爭，便這富的每也爭。待老夫親自問他。您每且休鬧者！（《全元曲·散家財天賜老生兒·2》）

3、要求

- (42) 又得使宣稱，畫像之事，為卜筮有忌，停止既了，須明年將發歸時，奉畫供養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
- (43) 孩兒，你依著我畫一個字者。（《全元曲·玉清庵錯送鴛鴦被·楔子》）

4、請求

- (44) 今欲往諸山巡禮及尋醫療疾，恐所在關戍、城門街鋪、村坊佛堂、山林蘭若、州縣寺舍等不練行由，讀給公驗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
- (45) 父親，看定奴面上，饒了湯哥者。（《全元曲·羅李郎大鬧相國寺·1》）

5、勸誡

- (46) 官人，你坐麼，我說與你，休心困者！（《新刊大宋宣和遺事·亨集》）
- (47) 近新來與你定得一門親事，乃是范陽盧氏之女。則今日是好日辰，就取親過門，休誤了這佳期者。（《全元曲·洞庭湖柳毅傳書·4》）

6、建議

- (48) 第二、三、五、七、九等從此過海，宜遷駕第七、八船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
- (49) 天色已晚，想是他不來了也。渾家，你且收拾歇息者。(《全元曲·崔府君斷冤家債主·楔子》)

7、催促

- (50) 請本國和尚特到聽講，兼催本國諸官等結緣捨錢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
- (51) 院公，疾忙收拾潔淨者。(《全元曲·董秀英花月東牆記·楔子》)

8、希望

- (52) 伏望特賜公驗，以為憑據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
- (53) 孩兒，此一去只願你着志者。(《全元曲·李亞仙花酒麴江池·楔子》)

9、許可

- (54) 巡檢之時，有此色者，准勅處死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
- (55) 你准者，妾當回去也。(《全元曲·董秀英花月東牆記·3》)

10、商量

- (56) 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元朝秘史》卷13)
- (57) 既如此，賢弟你可脫了衣服，換了朝章者。(《全元曲·死生交范張雞黍·4》)

11、囑咐

- (58) 明日差使報文登縣，取得帖報，專使馳報於赤山院。留心相待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
- (59) 院公，好生收拾安歇臥處潔淨者。(《全元曲·傷梅香騙翰林風月·楔子》)

12、自我敦促

(60) 我則這營門外等者，你則疾出來。(《元刊雜劇三十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雜劇·2》)

(61) (劉末云) 師父說，小官試聽者。(《全元曲·諸葛亮博望燒屯·1》)

(二) 祈使語氣助詞「者」與「著」的比較

「著」作為祈使語氣助詞，出現的時代與「者」相同，都是唐五代。「著」字最初是作為動詞，具有多種意義，如附著、接觸、穿戴、顯著、撰著、燃燒等，有的讀音也有所不同。其中，表「附著」義的「著」，在歷時演變中可發展出介詞（表行為所在、動作終點）、結果補語、體標記（表持續貌、完成貌）以及祈使語氣助詞的用法。¹²依次舉例於下：

(62) 風行而著於土。(《左傳·莊 22》) 動詞：附著義

(63) 其身坐著殿上。(《六度集經》卷 2，《大正藏》第 3 冊) 介詞：表行為所在

(64) 負米一斛，送著寺中。(《六度集經》卷 4，《大正藏》第 3 冊) 介詞：表動作終點

(65) 忽被捉著時作摩生？(《祖堂集》卷 17) 結果補語

(66) 余時把著手子，忍心不得。(《遊仙窟》) 體標記：持續貌

(67) 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之類是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5，《大正藏》第 47 冊) 體標記：完成貌

(68) 師喚沙彌，沙彌應喏，師云：「添淨瓶水著！」(《祖堂集》卷 5) 祈使語氣助詞

有關祈使語氣助詞「著」的來源，大抵有兩種說法：一是和六朝的「動（賓）著＋處所詞」格式有關，如羅驥（2003）、曹廣順、梁銀峰、龍國富（2011）；二是與表持續貌的體標記「著」關係密切，如劉寧生（1985）、邢向東（2004）。本文認為此二說都是其來源，其形成有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動（＋賓）＋著（動）＋處所

¹² 有關「著」作為動詞、介詞、結果補語、體標記的用法，可參蔣紹愚（2017），該文對於歷來的研究成果做了詳盡說明，可清楚窺得「著」的歷史演變。至於祈使語氣助詞，可見呂叔湘（1941 / 1990）、孫錫信（1999），以及以下對其來源的相關討論。

詞」>「動（+賓）+著（動）」>「動（+賓）+著（祈使助詞）」，這是在語境制約與句法位置改變中完成的。第二條路線：「動+著（持續貌）」>「動+著（祈使助詞）」，這是藉由語境制約與句法結構不同而產生的。¹³據此可知，祈使語氣助詞「者」與「著」的來源不同。除此，有必要進一步釐清二者表祈使語氣的異同。

觀察帶祈使語氣助詞「著」的祈使句類型，除了前節所舉「者」的十二種，另有「期勉」類，共十三種，舉例於下：

- (69) 師喚沙彌：「拽出這個死屍著！」（《祖堂集》卷 16）命令
- (70) 隔數年後，仰山有語，舉似師云：「切忌教素著。」師聞云：「停囚長智。」（《祖堂集》卷 16）禁止
- (71) 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景德傳燈錄》卷 20，《大正藏》第 51 冊）要求
- (72) 道安答曰：「汝緣不會，聽我說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6）請求
- (73) 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著。」（《水滸全傳·61 回》）勸誡
- (74) 我忙，沒功夫去，你自看去着。（《老乞大諺解·上》）建議
- (75) 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調嘴，害了大事！」（《西遊記·16 回》）催促
- (76) 今年那裏慶尚全羅黃海忠清江原各道裏，十分好田禾，謝天地只願的好收着。（《朴通事諺解·中》）希望
- (77) 你休做客，慢慢喫的飽着。（《老乞大諺解·上》）許可
- (78) 這六箇商量價錢着，你說都是好的，怎麼沒一箇中使的。（《朴通事諺解·上》）商量
- (79) 僧便近前人事，師云：「好好禮拜著。」（《明覺禪師語錄》卷 2，《大正藏》第 47 冊）囑咐
- (80) 保福云：「謝和尚領話。」自云：「禮拜著！」（《祖堂集》卷 7）自我祈使
- (81) 大眾虔心合掌着，要問名字唱將來。（《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2）期勉

唐五代時期，「著」以表命令、請求為主，另有特定使用場合，如敦煌變文中關於宣揚佛教精義的內容，使用講唱體時，常以「著」表達祝願、勸勉的期勉語氣，如例

¹³ 有關祈使語氣助詞「著」的來源，他日將撰文詳加討論，現僅提出看法供參考。

(81)。這樣的祈使語氣並未出現在「者」，歸因於文體所限。除此，表示自我祈使的用法，「著」也比「者」早，如例(80)。而且「著」在唐五代已出現祈使對象包括說話者與聽話者的用法，例如：

(82) 卿與寡人同記着，抄名錄姓莫因循。(《敦煌變文集新書》卷6)

例(82)採詞彙手段，將說話者（第一人稱）與聽話者（第二人稱）都呈現出來，表示包括對方，主語是第一人稱複數。以包括式「咱」、「咱們」表第一人稱複數，元代才可看到，「著」、「者」都可見，例如：

(83) 綰馬錢與他一捧兒米便是，咱們且商量腳錢着。(《朴通事諺解·上》)

(84) 咱三人慢慢的飲着，看有甚麼人來？(《全元曲·好酒趙元遇上皇·2》)

唐五代時期，表祈使語氣的「者」與「著」，主要差異在於祈使語氣助詞「者」常搭配形式特徵詞，孫錫信（1999：86）：「從『者』『著』早期使用看來，雖然同是表示使令，但用『者』語氣稍輕，用『著』語氣稍重。」孫錫信（1999）判斷的依據在於出現「令」、「請」之類的動詞表使令比直接訓示要來得輕，此說可供參考。比較例(38)與例(69)，都是命令句，後者師命令沙彌「拽出這個死屍著」，開示時果斷直截，語氣上比前者使用使令動詞「令」重。除了透過特定動詞，助動詞、副詞等形式特徵詞，同樣能傳達較輕的祈使語氣，而且也起輔助標顯作用，有助於不同祈使語氣的掌握。如前舉例(38)、(40-42)、(44-56)、(58-59)「令」、「不得」、「休」¹⁴、「須」、「請」、「饒」、「宜」、「且」、「催」、「疾忙」、「望」、「願」、「准」、「商量」、「留心」、「好生」，又如《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表敬動詞「請」表請求、使役動詞「令」表命令、語氣副詞「宜」表建議，使用頻率高。相形之下，「著」大多不用這類的字眼，直接透過語境傳達語用效果，如例(69)、(72)。雖是如此，此期仍然可看到少數形式特徵詞與「著」搭配出現，如例(70)。

唐五代時期，「者」與「著」表祈使語氣，有時可前後互用，例如：

(85) 數度訖，上報阿耶孃：「井中水滿錢盡，遣我出着，與飯一盤食者，不

¹⁴ 否定副詞「休」出現於祈使句中，如是上對下（例(41)），一般表禁止；平輩間（例(46)）、下對上（例(47)），則表勸誡。

是阿孃能德。」(《敦煌變文集新書》卷6)

例(85)出自敦煌變文，「遣我出着」、「與飯一盤食者」都是對阿耶孃所發出的請求祈使語，顯現「者」偶能使用在非官方文書，與「著」表相同的祈使功能。宋代之後，「者」出現的文體擴及其他文類，同時「著」與形式特徵詞搭配的情形多些，顯現「者」與「著」在用法上漸趨一致，如例(79)以副詞「好好」凸顯表叮嚀的囑咐語氣，又如：

(86) 決欲破此兩重關，讀一時放下著。(《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19，《大正藏》第47冊) 請求

(87) 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峯又舉。(《碧巖錄》卷3，《大正藏》第48冊) 禁止

(88) 把從前、萬事對酒，且休問著。(奚減〈解連環〉，《全宋詞》) 自我敦促
元代時可看到「者」、「著」用法相同的情形，表現出二者合流的現象，以《全元曲》為例，有些結構相近的內容，「者」、「著」可互用：

(89) a. (員外做死科)(正旦驚，云)員外，你放精細者！(《全元曲·包待制智賺灰欄記·1》)

b. (卜兒慌科，云)你老人家放精細着，你扎掙着些兒。(《全元曲·感天動地竇娥冤·2》)

(90) a.張千，門首覷者，若有客來時，報復我知道。(《全元曲·杜蕊娘智賞金線池·楔子》)

b.張千，門首覷着，若真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全元曲·張天師斷風花雪月·3》)

(91) a. (汝方云)左右伺候，頭答擺的齊整者！(《全元曲·立成湯伊尹耕莘·2》)

b. (蕭銑同蕭虎)(蕭彪上蕭銑云)大小三軍擺的嚴整着！(《全元曲·程咬金斧劈老君堂·2後楔子》)

(92) a.兀那君子，你蘇醒者！蘇醒者！(《全元曲·邯鄲道省悟黃梁夢·3》)

b.奶奶，你蘇醒着。(《全元曲·爭報恩三虎下山·2》)

(93) a.且慢者，我聽那廝說甚麼。(《全元曲·朱砂擔滴水浮漚記·2》)

- b.且慢着，怕你爹爹也有回心轉意時節。(《全元曲·蔡伯喈琵琶記·30》)

有時同一段記載內容，有的文本作「者」，有的作「著」，例如：

- (94) a. (夫人) 且住者，休拜！梅香，前廳上將老相公坐的栲栳圈銀交椅來，請學士坐着，小姐拜。(《關漢卿戲曲集·溫太真玉鏡臺·1》)
b. (夫人) 且住着，休拜！梅香！前廳上將老相公坐的栲栳圈銀交椅來。(《元曲選·玉鏡台·1》)¹⁵

當出現「著」作為體標記表持續體時，如需使用祈使語氣助詞，一般會考慮「者」，排除「著」，使句中的「著」與「者」功能有所區分，例如：

- (95) 兄弟，你則依着我者。(《全元曲·虎牢關三戰呂布·2》)
(96) 吃酒的是誰？把盞的是誰？各自稱呼着那官位者。(《全元曲·狀元堂陳母教子·3》)
(97) 我將些酒肉來與你吃。你則與我帶着這驢兒者。(《全元曲·包待制陳州糴米·3》)
(98) 令人，緊把着帳門者。(《全元曲·謝金吾詐拆清風府·2》)

祈使語氣助詞「著」與「者」可連用，相當於複合語氣助詞，採「著者」形式，例如：

- (99) a.這廝癩肉頑皮，不打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月夜四春園·2》)
b.人是賤虫，不打不招承，張千與我打着。(《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娥冤·3》)
(100) a.兀那李千嬌，你不招便待干罷。再打着者。(《全元曲·爭報恩三虎下山·2》)
b. (正末唱) 才打到三十，赤瓦不剌海，你也忒官不威牙爪威！(云) 再打着！(《全元曲·便宜行事虎頭牌·3》)

比較例(99-100)a 與 b，可知句末的「者」、「著」、「著者」用法相同。這種語氣助詞

¹⁵ 同樣都是《元曲選》，例(94)b是採用臺北正文書局的版本，而臺北藝文印書館則是作「者」，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全元曲》也是作「者」。

連用的情形，跟「者」連用的，除了「著」，還有「波」，採「者波」形式，例如：

(101) 咱家裡雖無那細米呵，你覷去者波。(《全元曲·朱太守風雪漁樵記·2》)

(102) 男兒，我教你放心者波！（《全元曲·拜月亭·1》）

綜上所述，可知唐五代時期祈使語氣助詞「者」與「著」差異性較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出現文體有別，「者」多用於官方文書，「著」是非官方文書。二是搭配表祈使的特徵詞，「者」相當常見，「著」微乎其微，呈顯「著」表達的祈使語氣比「者」重。三是表期勉的語氣只見於「著」，歸因於「者」未見於如變文中的講唱文體。宋代「著」搭配表祈使的特徵詞的用例增加，「者」使用文體也擴及非官方文書，顯現二者漸趨一致。元代二者幾乎是用字不同而用法無異，並能連用成「著者」形式，但搭配表祈使的特徵詞，「者」仍比「著」常見，可知「者」仍傳達比「著」輕的祈使語氣。

（三）祈使語氣助詞「者」與「咱」的比較

「咱」在元代可作為代詞和助詞，二者並不存在演變關係。孫錫信（1999：119）提到「者」本是章母馬韻，元代以後語音發生變化，變讀為車遮韻，於是口語便以家麻韻的「咱」來記錄原先語氣詞「者」表示的語音。這個說法應是可行。由此可知，「咱」是「者」音變的產物。

祈使語氣助詞「咱」主要見於元代戲曲中，可表多種祈使語氣，此與「者」相同。在《全元曲》中，不乏句式結構相近，「咱」、「者」互用的例子：

(103) a. 兄弟也，你到的水南寨，見了那婦人，怎生說話？你試說一遍我聽者。(《全元曲·魯智深喜賞黃花峪·2》)

b. 小官不知，老相公試說一遍我聽咱。(《全元曲·關大王獨赴單刀會·1》)

(104) a. 我在這草堂上敷演一遍，父親、母親，你試看者。(《全元曲·摩利支飛刀對箭·1》)

b. 您兄弟有一首詩，哥哥試看咱。(《全元曲·凍蘇秦衣錦還鄉·3》)

(105) a. 兀那秀才，你那裡人氏？姓甚名誰？你慢慢的說一遍者。(《全元

曲·魯智深喜賞黃花峪·1》)

b.兀那小將軍，你怎生是尉遲公的孩兒？你慢慢的說一遍咱。(《全元曲·小尉遲將門將認父歸朝·4》)

有關「者」與「咱」表祈使語氣的差異，龔千炎（1963：38）認為「者」到元代還主要用在告令中，因此以表命令語氣居多；「咱」多用在戲曲的對話和獨白中，以表請求、要求語氣為多。實際上元代戲曲中不乏「者」作為祈使語氣助詞之例，龔千炎（1963）以出現文體之別判斷表達語氣之別，有失允當。王紹玉（2015）對《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者」字句與「咱」字句，從主語類型、謂語動詞、祈使語力級差進行計量統計與分析，得到結論是：『者』字句多用行為動詞，句式較短，語氣相對強烈，乾脆俐落；『咱』字句多用抽象動詞，句式較長，語氣相對和緩。」王紹玉（2015）以同一典籍的使用情形作比較，研究所得較為客觀。但王文分析仍有待榘處，如認為『者』字句呼語龐雜，地位低下者居多，『咱』字句呼語親屬多，社會地位較高者多。」實際上不盡然如此，仍有不少「者」字句呼語是親屬稱謂、社會地位較高者，「咱」字句用於社會地位較低者。顯現「者」、「咱」出現的語言情境，可以是上對下、下對上或平輩之間。又如謂語類型是單個動詞這類，將單音節動詞、雙音節動詞、V—V、V+了等形式合併統計，不易看出「者」與「咱」搭配單個動詞之差異。此部份王文雖留意到『咱』字句以雙音節動詞和『V—V』形式為主，但並未針對此現象提出解釋。本文認為要比較「者」與「咱」作為祈使語氣助詞的差異，可從搭配的動詞類型、出現的祈使語以及其他表達情感的語詞著手。今以《全元曲》作考察，刪去重複，「者」字句表祈使 2505 例，「咱」字句表祈使 1316 例。觀察所得說明於下：

1、弱祈使語以「咱」為主，強祈使語則「者」居多

祈使句中出現表敬動詞「請」表請求、祈願動詞「望」、「願」表希望，語力作用較弱；搭配使役動詞「著（表『命令、差遣』）」、「要」或「與我（指『祈使對方必須為自己做某事的指令行為』）」表命令、要求，否定副詞「休」表禁止、勸誡，語力作用較強。「者」與「咱」使用情形表列於下：

祈使語	請	望	願	著	要	與我	休
者	53 例 2.11%	6 例 0.24%	4 例 0.16%	27 例 1.08%	30 例 1.20%	237 例 9.46%	35 例 1.40%
咱	25 例 1.90%	21 例 1.60%	5 例 0.38%	3 例 0.23%	1 例 0.08%	37 例 2.81%	6 例 0.46%

根據上表，表敬動詞「請」在「者」字句與「咱」字句中，出現頻率差距不大，但祈願動詞「望」、「願」在「咱」字句仍居多。使役動詞「著」、「要」、否定副詞「休」以及「與我」結構，主要見於「者」字句。由此可知，「者」的祈使語氣比「咱」重。除此，有些語詞如「可憐（見）」、「救」、「饒」、「做主」，語帶懇求，以「咱」字句為主；「殺」、「斬」、「燒」、「埋」等含處置義的動詞，多使用於「者」字句。

2、出現嘗試、試探義動詞「試」，「咱」比「者」頻繁

祈使句中如果出現表嘗試、試探義的動詞「試」，語氣相對委婉、客氣，一般表命令、禁止的祈使句不宜使用。¹⁶如果是上對下的祈使，大多表示要求語氣（例(106)）；如果是平輩間或下對上，視語言情境，主要表請求（例(107)）、希望（例(108)）、商量（例(109)）、自我敦促（例(110)）等語氣。「咱」、「者」搭配嘗試、試探義動詞「試」，都可看到這些用法，例如：

- (106) a.寡人問卿，卿試聽者。（《全元曲·宋太祖龍虎風云會·3》）
b.（趙成公云）二位將軍，您在那陣面上怎生交鋒來？你試說一遍咱。
（《全元曲·保成公徑赴澠池會·4》）
- (107) a.區區愚魯，不知古往之事。小哥，試說一遍與兒聽者。（《全元曲·

¹⁶ 任曉彤（2012：35）認為表示命令的祈使句中很少用「試」，雜劇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例，如：

- (1)（秦昭公云）兀那大夫，這玉璧不是珍寶，自上古至今，何為至寶？你試說一遍咱。（《全元曲·保成公徑赴澠池會·1》）
(2)（蕭相云）蒯文通，既是韓信有十罪，你對著這眾臣宰根前，試說一遍咱。（《全元曲·賺何賺風魔蒯通·4》）

以上2例都是上對下的祈使，如果不出現「試」，可當作命令句；在此藉由「試」，語氣相對緩和，當作要求句更符合語言情境。比較以下例子，例(3)與例(4)分屬命令句與要求句。

- (3)（秦昭公云）七國之中，何人能武？你說一遍咱。（《全元曲·保成公徑赴澠池會·3》）
(4)（秦昭公云）七國之中，有甚麼賢宰能臣？你試說一遍咱。（《全元曲·保成公徑赴澠池會·3》）

降桑樞蔡順奉母・3》)

b.自天地開闢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試聽小生略說一遍咱。(《全元曲・死生交范張雞黍・1》)

(108) a.我有幾句言語，勸諫兄弟，你試聽者。(《全元曲・崔府君斷冤家債主・楔子》)

b.適間我做了一篇《琵琶行》，寫在這裏，大姐試看咱。(《全元曲・江州司馬青衫淚・3》)

(109) a.我敷演一遍，哥哥試聽者。(《全元曲・魯智深喜賞黃花峪・2》)

b.大姐，你且休過去。等我遮著，你試看咱。(《全元曲・錢大尹智寵謝天香・2》)

(110) a.你說一遍，我試聽者。(《全元曲・好酒趙元遇上皇・3》)

b.相公前廳待客，我且不過去，我試望咱。(《全元曲・錢大尹智寵謝天香・4》)

初步統計，《全元曲》中出現嘗試、試探義動詞「試」的祈使句，「者」有 115 例、占 4.59%，「咱」則高達 256 例、占 19.45%。依此數據，「咱」比「者」高出甚多，顯現「咱」所傳達的祈使語氣比「者」輕。

3、搭配動詞重疊式，以「咱」為主

劉月華、潘文娛、故韓（2001：162-163）提及動詞重疊用於未然時，主要作用是緩和語氣，委婉地表達主觀願望的一種方式。為何動詞重疊有這樣的功能？「是因為它表示『少量』這樣一種語法意義，說話人用動詞重疊形式來表示自己請求、命令、願望，表示事情不是很費時費力，似乎是不難做到的，從而使對方容易接受。」根據劉月華、潘文娛、故韓（2001）的說法，動詞重疊的表達形式如果用於未然，有緩和語氣的作用。祈使句所表達的時間意義以未然為主，因此祈使句中如果動詞是採重疊形式，語氣上自然比不重疊輕些。《全元曲》中大抵以「咱」搭配動詞重疊式，共 28 例、占 2.13%，其中以「V—V」形式居多，有 22 例、占 1.68%；「者」少見，僅 4 例、占 0.16%。比較以下的例子：

(111) a.誰人喚門？待我開開這門看咱。(《全元曲・陳季卿誤上竹葉舟・3》)

b.誰在門外？待我開門看咱。(《全元曲·包待制智斬魯齋郎·3》)

(112) 小閑，接了馬者，且在柳陰下歇一歇咱。(《全元曲·趙盼兒風月救風塵·3》)

例(111)表商量語氣，a 句搭配動詞重疊式「開開」，比 b 句單用動詞「開」語氣緩和。

例(112)「接了馬者」與「且在柳陰下歇一歇咱」都是命令句，前者「者」搭配的動詞並不重疊，所傳達的命令語氣比後者「咱」搭配動詞重疊式來得重。

4、僅搭配光桿單音節動詞的形式，以「者」為主

祈使句中如果僅是光桿單音節動詞搭配祈使語氣助詞，省略祈使對象，不出現主語或稱呼語，讀來明快有力，語調比較急促，所傳達的語氣相對重些。張美蘭(2003: 91):「省略主語的祈使句語氣強烈一些，語調急促一些；不省略主語的祈使句語氣相對弱一些，語調相對和緩一些。」實際上不僅省略主語對祈使句的語氣強弱產生影響，稱呼語不出現，也會使語氣加重。因為基於語用上的禮貌原則，說話者對聽話者做出祈使行為，如不先呼喚對方，馬上下指令動作，語氣會比較直率。除此，光桿單音節動詞與「者」形成雙音節奏，可收簡短、緊湊之效，語氣產生加重作用。此種形式在《全元曲》中以「者」為主，比較以下例子：

(113) a. (首座云) 劉均佐，忍者，休慌。(正末唱) 你不慌我須慌。(首座云) 忍者，你休忙。(正末唱) 你不忙我須忙。(《全元曲·布袋和尚忍字記·3》)

b. 凡百事則要你忍。罷、罷、罷，說兀的做甚？(《全元曲·瘸李岳詩酒玩江亭·2》)

(114) a. (劉夫人云) 住者！元帥，你怎生不尋思？李存孝孩兒他不是這等人。(《全元曲·鄧夫人苦痛哭存孝·2》)

b. (關平云) 兀那莊家，你住，我和你有說的話。(《全元曲·劉玄德醉走黃鶴樓·2》)

例(113-114)a 使用雙音節形式的「忍者」、「住者」，所傳達的命令語氣比 b 「要你忍者」、「你住者」重。例(113)a 「劉均佐，忍者」，出現人名稱呼，語氣傳達上比後段單用「忍者」緩和而委婉。

龔千炎（1963）、王紹玉（2015）有一共同看法，就是「者」以命令居多，所表達的祈使語氣比「咱」重，不過二人並未對此現象提出說明。本文從上述四個面向切入，也是認為「者」的祈使語氣比「咱」重。所以對話中，有時出現上對下祈使用「者」，下對上祈使用「咱」，例如：

(115)（正旦云）小姐，你燒香咱。（旦兒云）樊素，將香盒兒來者。（《全元曲·傷梅香騙翰林風月·3》）

(116)（六郎云）母親，待孩兒是看咱。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旦云）六郎，你蘇醒者。（《全元曲·謝金吾詐拆清風府·2》）

為何如此？此現象乃歸因於「者」在唐代最初出現於官方文書，大多用在告令和疏文中，當以祈使語氣較重的命令、禁止為主。到了元代，「者」出現的文體雖不受限，也能表達多種祈使語氣，但仍脫離不了原初用法的特點。

四、祈使語氣助詞「者」與「著」、「咱」歷史消長情形

本節重點是觀察祈使語氣助詞「者」、「著」、「咱」三者 in 歷史的消長情形。前已提及唐五代時「者」與「著」可作為祈使語氣助詞，一般認為二者出現文體有別。有關「者」，《助字辨略》卷3：「唐人疏狀，凡引敕旨訖，則以者字足之……此者字，亦語已之辭，當時體例如此也，宋人亦多用此事。」呂叔湘（1941 / 1990：71）認為：「蓋凡下行文告皆可用『者』，初不限於疏狀之引敕旨。」而「者」與「著」的差異，呂叔湘（1941 / 1990：66-67）提及唐代官府文移，有所曉告，率用「者」字。至於一般告語，宋人參用「者」、「著」二字。唐宋時「者」、「著」出現文體之別，目前大抵以呂叔湘（1941 / 1990）說法為主。本文觀察唐代祈使語氣助詞「者」使用的範圍，發現到唐代一般口語對話也可用「者」表祈使語氣，未必限定在書面的聖旨上諭、官府文告，如前舉例(85)，可看出一般告語已出現「者」、「著」參用的情形。又如：

- (117) 監官遂喚童子問曰：「何故不聽打鼓？」童子曰：「ム乙此鼓，切不得打者。」（《敦煌變文集新書》卷6）

或可說唐宋時官方文書用「者」，日常口語以「著」為主，偶用「者」。「著」、「者」完全相混，打破出現文體限制是元代。如《全元曲》的對話中表祈使的「者」相當常見（參第三節所引之例），石鈺（2015：199）：「《元代白話碑集錄》《元朝秘史》中記載的聖旨，也都用『著』表命令語氣。」可見元代官方文書可用「著」（例(118-119)）。¹⁷

- (118) 更每年得來的錢物，不揀甚麼，交先生每收拾着。（《元代白話碑集錄》）

- (119) 成吉思汗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並他子孫盡典刑了著。」（《元朝秘史》卷9）

元代之後，「咱」作為祈使的用法相當常見¹⁸，使用頻率與「者」不相上下，相形之下，「著」少見；明清時期「著」比「者」多，「咱」極其少見。現代「著」表祈使保留在多個方言中，「咱」在紹陽方言可見¹⁹，「者」已消失。整個演變中，「者」、「著」相較，為何元代「者」字轉勝？李崇興、祖生利、丁勇（2009：184）認為是受蒙古語影響，提到「在《蒙古秘史》、《華夷譯語》中，蒙古語動詞祈使式附加成分多用漢語語氣助詞『者』對譯。」為何對譯使用「者」而不是「著」，李崇興、祖生利、丁勇（2009：196）的解釋是「『著』字被用來對譯蒙古語並列式和聯合式副動詞附加成分-ju/-n。」進一步要思考的是對譯時字形選擇為何分別是「者」與「著」？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根據楊伯峻（1981）、孫錫信（1999），「者」自先秦至唐有提頓、疑問、擬度、假設、加強肯定、祈使命令等語氣。「著」是先有持續貌，後來才發展出祈使語氣助詞，唐宋時持續貌使用頻繁且不受文體限制。據此，普遍認知會覺得「者」的本用是語氣助詞，「著」特點在持續貌，所以對譯時才会有不同選擇。二是元代的對譯體文獻（如《蒙古秘史》）以及直譯體文獻，如：《元典章》、《通制條格》）

¹⁷ 例(118-119)引自石鈺（2015：199）。

¹⁸ 目前看到「咱」作為祈使語氣助詞，比較早的例子是宋代：「來朝去也，莫因別箇，忘了人咱。」（《稼軒詞補遺》）但並不多見，真正大量使用是元代。

¹⁹ 李小軍（2012）言及邵陽方言語氣詞「咱」分化為鼻化韻和陰聲韻，鼻化韻的「咱」表祈使、強調語氣，語義指向聽話人，陰聲韻的「咱」表嘗試，指向說話人。

大多屬官方文書，選用「者」，可與唐宋時的「者」出現的文類一脈相承。

元代直講體文獻和會話書句末大多使用「者」不用「著」，是受到蒙式漢語的影響，而且蒙古統治者對「者」字形的選擇會影響到當時的漢語文獻，如《老乞大》、《朴通事》、《全元曲》等。²⁰這種蒙式漢語到明代起不了作用，轉而以「著」為主。如元代古本《老乞大》帶句末「者」的用例，到了元末明初的修訂本《翻譯老乞大》大都改為「著」。例如²¹：

(120) a.兀的燈來也，壁子上掛者。(古本《老乞大》)

b.這的燈來了，壁子上掛著。(《翻譯老乞大》)

(121) a.你疾快做著五箇人的飯者。(古本《老乞大》)

b.你疾快做着五箇人的飯著。(《翻譯老乞大》)

五、結論

祈使語氣助詞「者」來自決定語氣「者」，肇端於說話者行使指令行為時，心中已有所認定，祈使聽話者做某事或不做某事。這種認定與決定語氣息息相關，整個語法化過程，由出現於判斷句末「者」表論斷的決定語氣，擴及敘述句中表申明、昭告的決定語氣，進而產生祈使語氣。由於決定語氣本身有輕重之別，能發展出禁止、命令、請求等語力強度有級差的祈使語氣。

祈使語氣助詞「者」的用法受制於出現的文體，唐代大多用於官方文書，難以發展出表勸誡、商量、自我敦促的語氣，宋元時期打破此限制，才出現此三種祈使語氣。唐代「著」出現於講唱體經文時，可表期勉的祈使語氣，「者」未發展出此種用法，也是文體所限。

元代時祈使語氣助詞「者」可與「著」、「咱」互用，出現於結構相近的內容。細部觀察，「者」搭配表祈使的特徵詞仍比「著」頻繁，此現象在唐宋更為明顯，據

²⁰ 有關蒙式漢語在元代產生的影響，見李崇興、祖生利、丁勇（2009：187-188）所述。

²¹ 以下例句引自李泰洙（2003）附錄中的「《老乞大》四種版本句節對照」。

此推得，「著」的祈使語氣比「者」重。而「者」的祈使語氣比「咱」重，可從出現祈使語的語力強度頻率以及搭配嘗試義動詞「試」、動詞重疊式、光桿單音節動詞三種動詞類型得知。據此，三者的祈使語氣，由重到輕依序是：「著」>「者」>「咱」。

根據第四節所述，元明時期「者」與「著」的消長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元代「者」比「著」使用頻繁，乃因蒙式漢語流行，對譯蒙古語動詞祈使式附加成分時，祈使語氣助詞「者」是最佳選擇。到了明代，隨著改朝換代，不需再以「者」對譯，「者」自然少用，「著」隨之比「者」常見。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一) 古籍

漢·司馬遷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7。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註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6。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註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漢·劉向撰，高誘注：《戰國策》，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註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漢·應劭撰：《風俗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漢·應劭撰：《風俗通義》，收入明·程榮校：《漢魏叢書》第5冊，臺北：新興書局，1959。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註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註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吳·韋昭：《國語韋昭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

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註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

- 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東晉·范甯注，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 南唐·靜、筠二禪師編撰，孫昌武、〔日〕衣川賢次、西口芳男點校：《祖堂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南宋·辛棄疾：《稼軒詞補遺》，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20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 元·施耐庵、羅貫中撰，李泉、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 元·關漢卿：《關漢卿戲曲集》，臺北：宏業書局，1973。
- 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桂冠圖書，1988。
- 明·臧晉叔著：《元曲選》，臺北：正文書局，1999。
- 明·臧晉叔編：《元曲選》，雕蟲館藏板，臺北：藝文印書館，1957。
-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清·李文田注：《元朝秘史》，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907-390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俞樾：《諸子平議》，臺北：世界書局，2014。
-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 清·劉淇著，章錫琛校注：《助字辨略》，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日〕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 不著撰人：《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
- 不著撰人：《新刊大宋宣和遺事》，上海：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
- 王冬珍、徐文助、陳郁夫、陳麗桂校注：《新編管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

- 朱謙之撰：《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 徐征等主編：《全元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張月中、王鋼主編：《全元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陳茂仁：《《新序》校證》，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 陳麗桂校注：《新編淮南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
- 寧希元校點：《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 劉堅、蔣紹愚主編：《遊仙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書局，1994。
- 蔡美彪編：《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二）資料庫

-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網址：<http://ctext.org/zh>。

二、近人論著

- 方霽：〈現代漢語祈使句的語用研究（上）〉，《語文研究》73（1999.10），頁14-18。
- 方霽：〈現代漢語祈使句的語用研究（下）〉，《語文研究》74（2000.1），頁48-55。
-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44 / 1987。
-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8 / 1980。
- *王紹玉：〈《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祈使語氣詞「者」與「咱」比較〉，《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4（2015.8），頁99-102。
- 王進：《《元曲選》祈使句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08。
- *石鈺：〈元代幾個白話文獻中的祈使語氣詞〉，《漢語史研究瑣論：石鈺自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98-206。
- 任曉彤：《元雜劇語氣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 *朱德熙：〈自指和轉指——漢語名詞化標記「的、者、所、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

功能》，《方言》1（1983.2），頁 16-31。

朱聲琦：〈論「者」的語氣助詞用法〉，《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983.8），頁 38-42。

* 呂叔湘：〈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41 / 1990，頁 58-72。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56 / 1985。

李小軍：〈邵陽方言語氣詞「咱」「啊」的鼻化別義〉，《語言研究》32：4（2012.10），頁 99-101。

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 李崇興、祖生利、丁勇：《元代漢語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邢向東：〈論現代漢語方言祈使語氣詞「著」的形成〉，《方言》4（2004.11），頁 311-323。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

房玉清：《實用漢語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1992 / 2008。

范曉、張豫峰：《語法理論綱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 孫錫信：《近代漢語語氣詞：漢語語氣詞的歷史考察》，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袁毓林：《現代漢語祈使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張美蘭：《《祖堂集》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曹廣順、梁銀峰、龍國富：《《祖堂集》語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

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一）〉，《古漢語研究》1（1988.4），頁 50-55。

* 楊伯峻：《古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1981。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 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古書虛詞通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臺北：廣文書局，1932 / 1989。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劉承慧：〈先秦「也」、「矣」之辨——以《左傳》文本為主要論據的研究〉，《中國語言學集刊》2：2（2008.6），頁 43-71。

劉景農：《漢語文言語法》，北京：中華書局，1959 / 1994。

劉寧生：〈論「著」及其相關的兩個動態範疇〉，《語言研究》2(1985.11)，頁 117-128。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羅驥：《北宋語氣詞及其源流》，成都：巴蜀書社，2003。

*龔千炎：〈論近代漢語句末語氣詞「者」「咱」「則」「則個」及其歷史發展〉，《合肥師範學院學報》1（1963.5），頁 31-4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Gong Qian Yan, “Lun Jin Dai Han Yu Ju Mo Yu Qi Ci ‘Zhě’ ‘Zá’ ‘Zé’ ‘Zé Gè’ Ji Qi Li Shi Fa Zhan” [On the Sentence-final Modal Particles ‘Zhě,’ ‘Zá,’ ‘Zé’ and ‘Zé Gè’ in Modern Ancient Chinese, including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He Fei Shi Fan Xue Yuan Xue Bao* [Journal of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Vol. 1 (May. 1963), pp. 31-41.
- Li Chong Xing, Zu Sheng Li & Ding Yong, *Yuan Dai Han Yu Yu Fa Yan Jiu* [A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Grammar of Yuan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 [Qing] Liu Qi & Zhang Xi Chen, *Zhu Zi Bian Lue* [A Brief Discrimination for Functional Word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2004).
- Lu Shu Xiang, “Shi Jing De Chuan Deng Lu Zhong ‘Zài’ ‘Zhe’ Er Zhu Ci” [On The Two Particles ‘Zài’ and ‘Zhe’ in *Jing De Chuan Deng Lu*] in *Han Yu Yu Fa Lun Wen Ji*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1/1990), pp. 58-72.
- Shi Qian, “Yuan Dai Ji Ge Bai Hua Wen Xian Zhong de Qi Shi Yu Qi Ci” [The Imperative Modal Particles in some Colloquial Literature of Yuan Dynasty] in *Han Yu Shi Yan Jiu Suo Lun* [Miscellanea 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5), pp. 198-206.
- Sun Xi Xin, *Jin Dai Han Yu Yu Qi Ci: Han Yu Y Yu Qi Ci De Li Shi Kao Cha* [Modal Particles in Modern Ancient Chinese: a Historical Inspection on the Modal Particles 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Press, 1999).
- Wang Shao Yu, “Xin Jiao Yuan Kan Za Ju San Si Zhong Zhong Qi Shi Yu Qi Ci ‘Zhě’ Yu ‘Zá’ Bi Jiao”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Imperative Modal Particles ‘Zhě’ and ‘Zá’ in *Xin Jiao Yuan Kan Za Ju San Shi Zhong*] in *Huai Bei Shi Fan Da Xue Xue Bao* [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0.4 (Aug. 2015), pp. 99-102.
- Xie Hui Quan, Cui Yong Lin & Zheng Tian Yi, *Gu Shu Xu Ci Tong Jie* [General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Functional Words in Ancient Boo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2008).

Yang Bo Jun, *Gu Han Yu Xu Ci* [Functional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81).

Zhu De Xi, “Zi Zhi He Zhuan Zhi — Han Yu Ming Ci Hua Biao Ji ‘De, Zhě, Suǒ, Zhī’ De Yu Fa Gong Neng He Yu Yi Gong Neng” [Self-reference and Trans-reference — the Grammar and Semantic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Nominalizer Markers ‘De, Zhě, Suǒ, & Zhī’] in *Fang Yan* [Dialect] Vol. 1 (Feb. 1983), pp. 16-31.